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三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寧宗

嘉定十七年甲申閏八月丁酉理宗即位

史彌遠獨相

是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然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參軍節度使

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曰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每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就

至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輔學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畜養羣奸指正為偽外挑强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

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王應麟曰：寧王服藥，赦文陳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卑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為榮王，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楊后附錄於此。○楊皇后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其母張氏舊隸德壽樂部，以久次出適於外，隨夫至儀真，僦居長蘆寺前，寺僧善相，謂張氏宜有貴女，勸之仍還行都。一日，奏樂孝宗以為不諧，中貴人奏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習，乞使已出者通籍內庭，新故參教，上可之，自是張氏復還樂部。時后

在姓數月矣及期乞歸外館憲聖曰第令座仙韶院何害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兒云長汝福祿及吾自是養於宮中既久漸與純熟所生母與儔侶俱還民間后在楊才人位下年十歲為則劇孩兒及長以琵琶隸慈福宮舉動無不當太后意者有嫉之者適太后入浴濟輩俾服后衣冠為戲因而譖之太后太后笑曰汝輩休驚他日自會服此寧宗以嘉邸踐祚於東陽為重華承嫡主喪一日聞長信偶酒溢盥手后奉匜以前帝悅而洒之自是帝幸常至上所久而憲聖知之幾欲鞭朴大璫王去為力救之曰娘娘當以天下男孫一婦人何足惜切此事不可使外人知也長信

雖少解然終不怒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返南內却
復之故后暫居去爲衣而去爲之于因得幸及皇陵事畢楊
后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氏既黜所幸宦官
王德謙將指於東朝憲聖語曰乃翁欲吾壹前一人尚不與
之德謙頻黠則奏臣非不識去就敢竊數娘娘嬪御今大內
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升後宮雜進
庳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帖服甚於保愛
上躬爲宗社大計憲聖稍悟曰爾言亦有理德謙知有間可
乘又使中貴人僥和爲娘娘尚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宜子
浸潤鼓扇崇福遂以賜寧宗特傳伯壽草制有云洪惟太母

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監於內殿蓋紀實也后初進
為婕妤醜其母家會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
遂姓楊氏五年進婉儀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
所屬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忌之且禁絕
王公不許通籍內庭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
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閣
皆同日楊固遜曹使朝而已候於夜曹不悟逮昕酒甫一再
行曹未及有請則楊已奏帝輦矣奏促盡盃上遂起至楊所
則得從容且留寢故能祗筆展紙以請奎章上醉即書貴妃
楊氏可立為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

其凡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受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抗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楊后恨韓侂胄之排已也與次山謀欲因事誅侂胄會侂胄議用兵中原俾皇子㬢入奏侂胄妄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洩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其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告之而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居司郎官張鎡皆預其謀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胄至玉津園追殺之復

命彌遠家祖等偕赴延和殿以極侂胄閒帝不之信越三日

帝猶謂未其死蓋是謀悉出中宮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全臺外史曰侂胄既誅彌遠大拜夏震亦進封舞陽縣開國伯加食戶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其制詞云執戈衛社聞如貔虎之威使鉞奮忠迅若鷹鸇之擊　惟享工誼不辭難又曰頃屬攬權之始與聞去惡之謀以號令一衆心若周勃入北軍之日以感慨圖王事若多作領羽林之時蓋實錄也自比楊后曰益恣肆而濟王之事遂起時有為詠雲詞者曰往來與月為儔舒卷和天也蔽蓋譏彌遠交通楊后出入宮禁也其詞似好事者所為不無過甚至濟王之冤劉克莊有詩

曰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則其詞酸楚殊令人
悲恨也○侂胄末國姦狀前編年録未及詳解今附録於後
○王宣子佐嘗為太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內出之
女僧家韓侂胄之父無子與之同鄉閭王孕婢在外遂明告
納之未幾得男即平原也癸辛雜志○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
寧宗在嘉邸丞相趙汝愚議擁立而憲聖皇太后居慈福宮
莫可關白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因內侍以密啟太后太后許
之汝愚乃立寧宗侂胄以定策功希望節鉞汝愚不許知閤
劉弼勸汝愚曰此事侂胄不為無功亦須稍疏官職而未盡
亦勸汝愚當厚賞以酬其勞弗使預政汝愚為人疏直謂侂

胄易制不以為慮侂胄遂怨望內交宮掖外比奸邪謀傾汝愚而難其名問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諷右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遂罷相設偽學之禁貶謫朱熹等五十九人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著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與平原劉一清詩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為慶歷也由人事也由天○侂胄既逐趙忠定至衡州而暴卒或謂中毒云太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

孤忠幸有史長存九泉若愚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陶孫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舁去陶孫知必為韓所康頃之捕者至矣急更衣持酒具下樓與捕者交臂問敖上舍在否對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閩侂冑敗乃登第一○許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冑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屈覺膝侂冑憫然憐之遂進同知樞密院事侂冑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閽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閽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陳自強為侂冑童子時師侂冑當國自強至臨安待選欲見無以自適其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

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叱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入同坐皆跼蹐莫敢居上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之即除太學錄未踰年三遷為秘書郎即入館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丞旬日遂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知樞密院事侂胄進太師自強拜右丞相嘗與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曰恩王恩父稱蘇師旦為叔稱書吏史達祖為兄嘉泰元年臨安大火自強所積一夕煨燼侂胄遂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焚之數及侂胄敗竄自強於永州死。侂胄用

事十四年咸行宮省椎索寓內書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時昔孝宗恩政之所僱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流涕○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塘令陳壽松亟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為松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外郡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為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侍禮侂胄大喜即日識除太府寺丞旬日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東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進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

常遣鈞聽耳侂胄擣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侂胄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號四夫人尤寵幸通籍宮中慈明嘗詔入賜坐四夫人即與慈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愠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也侂胄患之時趙師𢍰以列卿守臨安聞之即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賂侂胄入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十婢咸來謝翌日都市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堵歸語侂胄曰我輩得趙大卿光價十倍王何吝酬一官耶侂胄許之遂進師𢍰工部侍郎侂胄又嘗與客飲南園師𢍰與焉過山莊得離茅舍曰此真田

舍景但父辭嗚犬吠耳少焉有犬嘷叢薄間視之乃師𥳑也侂胄大悅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撏鑊煮刀刲○周公謹齊東野語辨辭侂胄大吠村莊事乃太學生私以憾趙師𥳑而造謗為之又謂侂胄南園下有蜀帥獻沉香山高五丈立之凌風閣下今之慶園樂即南園也視其沉香山乃枯折耳遂賦詩云舊事淒涼有可尋斷碑閑卧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殆此類耳○金臺外史曰毛憲守長沙謝韓侂胄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卒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事切而

工近於諛矣猶可言也顧裁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答
詔獎以元聖矣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蓋
取九錫之兆而辛棄疾以詞賛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
異姓真王故事也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岳珂曰韓平原
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為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
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
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排徊
浩歎又為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申問以得祿
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好但於伍星局中財帛宫若有所
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

以寒為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慶元己未歲如中都道徽之祁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曰褰衛衛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世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跡尚新但云霍氏之亂萌於驂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驂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耶○嘉泰末年平原公侍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由裡面俊寧宗恭淑皇后上仙而曹氏為婕妤平原侍以為規僞偶真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揚國忠平原雖撼之而無罷加焉○白擷龍○侂胄既進太師封平原郡王欲立奇功以自固乃倡恢復之議舉兵北伐金人分道南侵鎮兵屢敗侂胄

懼遣使請和金人不許索啟釁之首侂胄大怒用兵益急蜀口漢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憂皇○羅大經曰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為韃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侂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韃迫告我師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嘆也○彌遠與皇子榮王誅侂胄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侂胄陳自強皆罷相仍令夏震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侂胄

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鼓方散沉醉幾不可起幹辦府事周鈞以片紙投入云閫外間有警不佳乞閑閤門允朝侂胄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服瑞香番羅衣一襲登車而往則殿司軍圍繞府第矣而侂胄猶未知也夏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掣殺之命臨安府函其首詣金人求和建陽劉淮為之詩云寶蓮山下韓王府鬱鬱沉沉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户雕窗鎖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車不悟有前車突兀眼中觀此屋高九萬詩曰掛曉官家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侂胄封平原郡王而官太師一日獻佞者皆稱師王時參知政

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侂胄有隙史彌遠遂與合謀既得罷
相之旨遂私謀殺之寧宗胃不知也都下為之語曰釋伽佛
中間坐胡漢神立兩旁孝文殊普賢自
鬪象祖打殺師王○西湖逸志
函首事有為詩者曰自
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魂
讐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
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世史正綱曰嗚呼宋自南渡以後
論國大計者莫不以雪讐恥復土疆為言切切然以時君不
從其言為恨往往咎汪黃而惜李綱罪秦檜而痛岳飛非史
浩而是張浚侂胄此舉其心雖非其事則未必不是也彼有
罪焉朝廷自誅之可也乃至函首虜庭是何與乎昔正人君
子所論者之不同哉昔人有言譬則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

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一狂僕不量力欲爲之復讐謀疏計淺迂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仇家使甘心焉可乎哉其說本之羅大經曰庶之人讐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則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讐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有詩曰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害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疏計淺迂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讐使之甘心焉可乎哉○秦檜師垣故第即今之德壽宮西有

望仙橋東有升仙橋後紹興末年師垣堯適值天府開凌運河人夫取泥令堆積府墻及門有無名人題於門曰格天閣在人何在格天閣乃高宗宸翰賜秦檜之家一德格天之閣後有士子嘲之曰一德據天之閣又有封之者曰三公亂通之邦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郿塢貯黃金笑談便欲興羅織咫尺那知有賦臨寂寞九泉今已矣空餘泥淨積墻陰韓侂胄平原甲第即瑞石北阜為第開禧末罪逐後改為寺監齋舍生有題一絕於壁云掀天聲勢抵冰山廣廈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閑花枝依然弄曉風才郎抽手去無蹤不知郿塢金多少爭似盧門席不重兩詩皆用董卓郿塢事然權勢所歸之地古今皆

然也白癩髓○伲胄為南海尉延一士文作館官既別音問不通後伲胄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殷厚晝夜闌酒罷伲胄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何如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言伲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之民怨矣叢是眾怨平章何以當之伲胄默然久之

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黄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嬈盡去軍興無名之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緑野之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侂胄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韓侂胄害以冬月攜家游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末乃置宴南園族子州院與焉有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黄胖漢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即賦一絶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

內都為陌上塵侂胄忽然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諛歎○韓侂胄既敗其婢放逐之時韓門客有三數輩皆撫為某妾某人父母益其究轉而入皆謂父母官中送命億話父母者聽除首飾衣服之外不許以倉我出金釧至插滿頭衣服至著數縈市人利其物而因以恃資其身故相繞相逐願為之父母子有引屏妾之錮必欲其同歸者亦足一唉也亦足為鑑云○四朝聞見錄

○羅大經曰蘇師旦者平江書吏也為侂胄心腹以奸計歸誠於侂胄侂胄愈益昵之嘗以窘乏求金指侂胄侂胄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時捐助之及江上軍敗詞連師旦受賂凡贓俱存侂胄大怒竄師旦海上及侂胄敗斬於臨安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斤金錢六十緡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

釧金一百四十三斤金束帶一十二條他物稱是以一隅之地侘臣黷貨如此仡胄所積應且數倍國安得不亡哉○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彥章為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為都承旨祓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為師旦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謂有文事有武備無知名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彥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論諠然亟擢祓左司諫諸生為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於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既而韓侂胄誅蘇得罪祓遂遠貶

十一月葛洪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中為樞密院編修官因邊防將帥之弊上疏言拊循士卒帥之職也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今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修造戰艦究其實則希舊為新而已自謂撙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剝下罔工而已爾乞嚴飭將士上下振厲中繳軍實審若用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

續宋宰輔編年錄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寶慶元年乙酉

史彌遠獨相

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於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接應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

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禮部侍郎真德秀上相府書曰某竊惟海內不幸先皇帝奄棄羣臣皇太后以天下之母圖迴於內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援立聖明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驟奉遺詔罔 知厥由驚憂疑惑往往而有未幾

聖德日新令聞昭著於是縉紳士大夫內外軍民之情尊戴惟一以為吾君之賢真足以負荷鴻業而先皇帝在天之靈亦庶乎其慰悅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舍兄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秦隋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太伯而王立季矣光武嘗舍東海王彊而立顯宗矣睿宗嘗舍宋王成器而立明皇矣少長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天下後世乃莫或非之者以王季之與泰伯能推同心之愛而極其友悌也顯宗之與東海王彊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終無間也明王之與宋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讌閒無

自而入也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兄則篤其慶益言如是所以厚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之治輝映青史後世亦鮮及焉至若秦隋之暴其於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罪遇之又不以其恩輕信讒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亡之禍亦自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誣也今聖上之立與王季顯宗明王之立其事雖若不同然天位之得本於無心揖遜數四勉爲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掩也踐祚之後戰栗兢兢未嘗以位爲樂此亦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掩也今將上承天意下結人心以爲治安長久之計其道非它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乃者真王

之封外弟之錫寵數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
天顏而去竊度親王之心必有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路狂
悖之徒敢為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卒至自投於水以避之
危迫之情可謂至矣仰賴社稷之靈旋踵底定中外帖然親
王亦幸以自免某之區區以謂比正讒間易入之時而親王危
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愛朝廷顧惜事體必自有之
慮之所慮寡聞淺見之人有託納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
吾君吾相不可不致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
戕賊骨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於以親戚為寇
讎不殄滅之不已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夷滅是自絕於人

道也夫既自絶於人道矣而欲天心不震怒於工人心不攜
離於下其可得乎是以秦隋之禍最為酷烈饗國未幾宗廟
為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順輯睦薰為嘉祥上下相安福
祚綿永其孰為得失哉自漢文帝時淮南王遷蜀袁盎進諫
以為有如不幸遇霧露死是陛下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
名奈何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遷而盎猶力爭如此況今
之親王於屬則凡而非有淮南之罪其可不思所以全之者
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非大有之撫存之則觀聽之下
窺伺易萌左右使令解體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
怵迫亡聊之態萬一霧露之感有如盎所慮者朝廷將何自

白於天下吾君將何以勝此名於萬世乎伏惟大大丞相燕
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老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間從容建白
必使吾君友悌之德追躋王季而下軼漢唐凡所以待遇撫
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之心又為選通
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目與游處迪之以詩書禮
義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曉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
無所憂如此則親王安親王安則天人之心亦安而上下亦
莫不安者矣某以一介迂疏蒙恩收召入備從列日夜惟思
所以尊朝廷而彌禍亂者莫切於此方俟入見而首陳之屬
聆雷川之變寤寐不遑得以一得之愚亟布之執事者丹衷

皦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垂察焉不勝天下之幸○元春至
行　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
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
言竑有疾令俞天錫召醫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於
州治以疾甍聞（一云史彌遠遣人慰王且以醫來援藥鴆之幾斃流血而死嗣是數見怪彌遠懼為之改葬且作佛事超度之）真德秀入見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
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尊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
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賢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
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
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

有别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凡使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下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别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尊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衣冠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失小雅之詩則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而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

為患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滅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疆盛之世綱常隳弛亦自於大壞而不可救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向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綱陰德內熾讒巧交煽國本遂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凶邪造釁戕伐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

合符契有天下者奈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
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
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或以為
三代而下皆未之有倚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兢保持而
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啟叡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
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
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
未盡其道者雖棣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謠遽興流聞四方
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
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

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凌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爲可畏伏惟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王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滫瀡之奉拜跪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克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脩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

有以廣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君則道立矣子道修者人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倘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為辭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臣以迂疏語蒙召擢寘在春官賓享邦禮深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鐘鼓之間故於進對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為陛下告狂愚無取惟聖明擇焉○又

貼黃○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蓋以大舜之事望
陛下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孟子推明
其指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夫以象之不道而舜親愛之心曾不爲之少衰此其所以爲
倫人之至也然象雖封庳而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
之而納其貢稅不得以暴其民此又仁之至義之盡可以爲
萬世法也況濟王之與陛下其屬爲兄而雲川之變迫於羣
凶非出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有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
可考陛下倘能以舜愛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象之法而
處之使有富貴之娛而無尺寸之柄則陛下之所爲即舜之

所爲矣綱常獲全聖德無玷書之史冊揚休何窮臣竊惜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事無所及矣故臣輙進補過之説冀陛下力行衆善以揜前非庶幾異時不失爲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願亦天下之願也臣又竊覩雍熙泰邸之事方其有罪不免降遷及其薨亡不廢恩卹故有追封之典賜謚之榮下至諸子俱蒙遷擢當時宰臣猶頌太宗皇帝之德以爲睦族推慈含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今濟王之亡也自輟朝卜葬之外未之聞焉意者羣臣未有以太宗之事告陛下者臣不避誅戮敢冒昧言之伏願明詔有司考求雍熙故實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滅繼絶之仁在陛下爲之何

不可者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天地神人之心亦將
有以亮陛下矣臣區區獻言非為親王計為陛下計也丹衷
皦然可質天日惟聖明賜察。又得聖語申省狀。今月十
二日上殿奏事未出劄子先來勿叙謝蒙恩召除得面清光
蒙宣諭曰久聞鄉名下有二語偶不記憶讀至第二劄貼黃
口奏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為人倫之至者緣其他帝
王皆處人倫之常獨舜處人倫之變故也處人倫之常者易
處人倫之變者難宣諭曰何謂人倫之常某奏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此人倫之常也子孝而父不慈兄友而弟不恭此人
倫之變也人孰無父母　而舜則父頑母嚚人孰無兄弟舜之

弟象則傲人孰無夫婦舜則以匹夫娶天子之女此皆人所難
處者而舜能處之各盡其道所以為人倫之至宣諭曰蒸蒸
乂不格姦某奏此乃舜以至誠篤孝感動之效也如象至為
不道然舜親愛之心不為少衰惜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之
處象蓋舜不以象欲殺己為怨而封之有庳既不失友愛之
恩又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象不得一有所為雖有虐民之
心而無所施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若陛下所以處濟王者
亦如此豈不盡善盡美聖上正色宣諭朝廷之待濟王可謂
至矣某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
之但若謂此事處置得盡善臣實未敢仰承聖訓陛下不必

看其他只看舜之處衆者如彼陛下之處濟王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爲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陛下所以待親王者既有媿於舜終是欠闕處蒙宣諭曰亦是一時倉猝某又奏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當言所以言者只欲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闕處自此益進聖學益修聖德凡處人倫之際曲盡其至庶可揜蓋前失異時爲有宋盛德之君此臣區區之心也且如文帝亦不幸有淮南王之事只緣文帝所爲可稱處多淮南王之死又不出其本意所以不失爲漢之賢主然不免有此一玷不如無之爲愈今陛下處此一事既有媿於舜自今處他

事當益加勉勵必無愧於舜可也古之聖人亦不能無過但能補過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其更也如日月之復不害其為聖人王色微有喜意○起居郎了翁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五月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彌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宴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王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

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汚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之所謂行大義以彌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久則眇視人主是故强臣挾恩以凌上小人恃强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為一體為上者喑然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

身有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澥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罔害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彌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盛也貫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強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故彌遠殺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

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皆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討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不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文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秦工彌遠以筆横抹之。秋七月罷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故也大理評事胡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竄於象州

六月丁未史彌遠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不拜

十一月癸亥薛極除參知政事

葛洪除簽書樞密院事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五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寶慶二年丙戌

史彌遠獨相

是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冬十一月以濟王故改湖州為安吉州（三朝野史曰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寨府官將冊立濟王為帝事業不成理宗賜濟王禍濟兩阻兩係各景其前改湖州為安吉州史彌遠取旨姜大統判傾兵劉洗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大尉求充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史生之賜至令長興李侯廟人民奉祀以答報其威靈也）

寶慶三年丁亥

史彌遠獨相

正月乙亥宣繒正奉大夫薛極宣奉大夫繒權兼修國史日曆與極同提舉編修勅令

三月丙寅史彌遠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提舉編修玉牒提舉編修國朝會要提舉國史實錄院提舉編修勅令

紹定元年戊子

史彌遠獨相

六月戊申薛極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辛亥薛極除知樞密院事

葛洪除參知政事

袁韶除同知樞密院事

韶字彦淳慶元府人父為郡小吏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在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其母且盡以橐資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吾與汝周旋甚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為吳江丞吳江多蘇師旦姻黨師旦恃韓侂冑威福撓役

法韶覈田定役毫無私焉師旦敗改知桐廬縣錢塘岸歲為
潮齧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免
嘉定四年召為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
江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為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
歲帛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
塞十三年為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清簡道不拾遺里巷爭
呼為佛子平反冤獄甚多及拜執政適胡夢昱論濟王事當
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士論壯之
鄭清之參書樞密院事
清之字德元慶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嘉泰二年入太學

十年登進士第調陝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計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無答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十六年遷國子學録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書皆清之所定

紹定二年己丑

史彌遠獨相

紹定三年庚寅

史彌遠獨相

九月己酉史彌遠加食邑實封

十二月甲子袁韶兩浙西路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府自同知樞密院

除事

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丞相史彌遠懲韓侂冑用兵事不欲聲討詔與范檣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詔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決意討全乃拜詔浙西置制使仍治臨安鎮遏之彌遠卒言者論詔阿附罷職卒累贈太師越國公

乙丑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詔史彌遠脩養清敏氣體閑安朕未欲勞以朝謁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羅大經曰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相及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日最久國朝魏野贈王

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之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永疾尤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曰陰陽眠燮理

鄭清之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

喬行簡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理宗即位貽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確守初意深求實意則人才立而治本立國威張而

姦寵備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
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幾人
也陛下蓋嘗摭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囊封
來上或直或異或切或迂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摭其一二見
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爲具文蓋以所召
者非其人無宦決情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
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
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
故無關於理亂祖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
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士衆見之表忠言至計

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採納而用之也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刑二部尚書進拜執政時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行簡上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為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純為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帥後然明指殺青者之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日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可以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恤彼知朝廷之一用柔

道而威斷不施焉保其不遯相視効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劉除之兵今不可已則此氣貌無以踰人未必有長策深謀直標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内自白丁至公孫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後皆如行簡所料

紹定四年辛卯

史彌遠獨相

四月丁丑喬行簡除簽書樞密院事

七月庚戌葛洪罷參知政事知紹興府

九月丙戌史彌遠特降奉化郡公薛極鄭清之喬行簡各降一官旋皆復職

是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遂求直言戶部郎官張忠恕上封事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從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去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進謀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始魏了翁嘗勉忠恕無隳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真

德秀間之史納交焉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俱不報○羅大經曰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外將軍猛知虎救得汾陽令公府宗祖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榯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金臺外史曰程史鶴林玉露俱作史彌遠諸家小說亦有作韓侂冑者蓋其所居之相府一也而二姦之權傾人主亦易地則皆然矣紹定初御街中瓦前賣櫃子者日為三大下店如世雨三處光國鄭德懋家道大焚燒中瓦及御街數十家將有也紅々佳麗地灰塵瓦礫場之語後三年間中瓦後唱戶李博士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大街十餘家是夜在家飲酒者府史王德用達生被罪至肆年九月閒李博士橋王德家遺火自北而南焚燒至前湖門外方家峪山亦僅五十餘里宗廟、

百司一夕皆盡中瓦又為灰燼此三大之讖明矣王德用取
斬是時臣臣林介雁帥馮樹步帥王虎因是罷去

紹定五年壬辰

史彌遠獨相

七月丁酉陳貴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後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上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禮執若舉之以[illegible]取之以公主議者摘其熙寧新法之語以激怒時相人為危之再遷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

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遷秘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侵淮蜀責誼又指陳時弊大要言人才倖進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軍法不振彌遠遂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官兼翰林權直理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升兼直學士院內侍濫受恩賞輙封還詔書將郊責誼以民生艱窘吏貪向衆征斂幾於奪取公費掩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於郊遷至禮部尚書

紹定六年癸巳

史彌遠鄭清之並相

十月丙戌史彌遠特進太師左丞相仍兼樞密使爵國公食邑一千戶

鄭清之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食邑一千戶

丁亥史彌遠除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王○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今以疾解政宜加優禮長子宅之權戶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次子宇之直寶文閣樞密院副都承旨長孫同卿直寶華閣次孫絡卿艮卿會卿晉卿並承事郎女夫趙汝禖軍器少監孫女夫趙崇倶轉一官

薛極除樞密使進封毗陵郡公

喬行簡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陳貴誼除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

是年上始親政面諭貴誼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

壬辰史彌遠致仕乙未卒

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御書公忠翊運定策元勲之碑以賜焉○彌遠為相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内外初欲返韓侂胄所為故援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樞其立已惟言是從故恩寵終其

身○史浩與覺長老善問覺曰利向與我執好覺見其堂奧
　　簾幕羅綺閣盈粉賞環立提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
比也既自肴曰此念一孟楨嵐滿圍工大盡發終當墮落沉
悼一日浩尖廳工儼然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康之則報
覺化矣恭噴浩後院弄埠浩點然知為覺也遂以覺為小名
及長名之曰彌遠彌當寧宗朝侂冑以用兵起釁中外憂恚
彌遠遂上疏力詆帝嘉之壽又贊發濟王立理宗德之寵任
日隆相兩朝二十六年權震海內時有人作詩規之者曰前
身元是覺闍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睜隻眼好將慧
力運金槌覷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于泰山
之安運壽扉廟日會萬錢豈非佛位之人與彌遠自恃冊立
之功寄權納賄天下變為汗溜彌遠功則有之德則無也貫
以進不許配享 彌遠招勢赫垣引市險士事知者梁成大
理宗即北之由○等為之鷹犬搏擊善趙士流無耻者多以
猶判進伏官案時背俗人執奉石以大猶鎖之人而不入笑
 鑽之彌堅一俗川其首回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
知道鑽不入也樂漢并寞翌○又嘗聞大宴有優為衣冠者
日彌遠杖俗人而出之境　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
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于從事吾
為吾將仕吾為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珍

子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同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其人
憒然曰吾為四科之首兩不改汝向為獨改子曰吾攢遂改
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贑稱堅耳史彌遠元已久一日其
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彌備遠才○家間扣門聲曰丞相歸
聚家騃匿叱入門燈搶紛紘外臺即席子知皆出羅拜訊慰
平生歷歷彌家事索紙笔題詩云寅路茫茫萬里雲妻挈無
復屢為晕早知泡影須○李全擾淮之時史彌遠在廟堂表
央事悔把思仇抵亢外于與策有記虜全軍馬泥江過行
在京師人凡惶惶彌遠夜手之際忽彼衣而起有雯寵林大
人者見其起得可疑亦惟枕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
池中秋夫人急狀住泣吉曰相公且少耐慮區數○以工俱
曰後忽地奠捷書至彌遠安得不躍然而喜哉三朝野
史參用西
湖遊覽志
樞密院編修官陳塤上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
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
死所任不過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庭當嚴宦
官之禁外庭當言臺諫之選於是宜者陳詢益除中之監察

御史王庭劾瑱出知常州瑱史彌遠之甥紹定初嘗言乞去君側之蠹媢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瑱曰吾甥殆好名耶瑱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遂力辭職直聲動一時

十二月庚辰薛極罷樞密使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五終